

中华文明宝库

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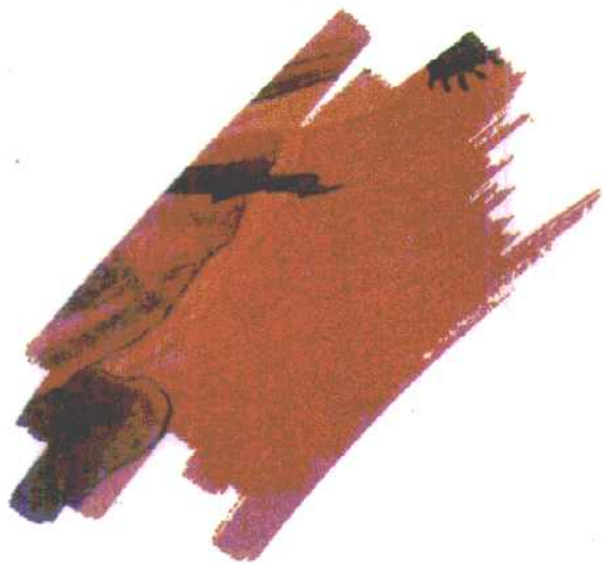
SHENGLI HUA XUN ZONG

廖群 著

寻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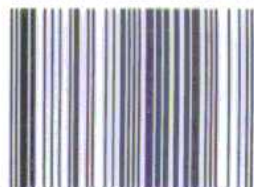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宝库》丛书介绍中国对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民族遗产或文化，体现中华民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励爱国主义精神。

神话寻踪



I·1046 定价: 9.20元

ISBN 7-5325-2106-0



9 787532 521067 >

【 中华文明宝库 】

神话

SHENG HUA XUN ZONG

廖群 著

寻踪



引 言

我们每个人都要从可爱稚气的童年走来，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也必然无一遗漏地经历过一个充满幻想的童年时代。当年，我们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童话世界，我们的先人同样有着他们对于自身和周围世界幼稚而认真的思考 and 认识，其结果便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奇特怪异而美丽的神话与传说。

神话是人类最初以口头传承的形式集体创制的第一批精神产品。它产生在生产力和思维水平都还十分低下、人与自然还混沌不分、尚无书面文字出现的原始蒙昧时代。当时，对人与物本质区别的无知，产生了使整个宇宙世界都有知有觉、生气活现的“万物有灵”观念；对生育繁衍的错觉和对自然赐予的感念，又产生了使人与动植物有了血缘传承关系的“图腾”崇拜意识。伴随着这些原始宗教观念的出现，更随着人们对人类自身及宇宙自然种种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不断加强，便逐

渐有了关于天地生成、人的诞生、各种自然现象乃至人类社会现象种种幼稚而神奇的解释、叙述和所谓答案。于是，天成了有柱子支撑的覆盖物，地成了一只载负着世间万物的大轮船，太阳和月亮也有自己的生身母亲，群星璀璨都有一段动人的佳话，天地分裂就像打破了一个鸡蛋，我们华夏民族也成了龙的传人……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富于艺术想象意味的种种说法，在原始先民那里却是在以己推物，对辽远未知的事物进行努力而认真的猜想和推测，就像天真烂漫的孩子会真诚地以为太阳公公确实长着大胡子！它们确实怪异、离奇、超现实，却又无一不是原始先民对他们周围世界自然和社会本身的一种认识和反映。它们是天然的艺术佳作，却没有底本，没有具体作者，这是一种在口耳相传中被不断添枝加叶、并赋予群体精神和意愿的集体创作。总之，在幼稚和真诚中一切都被神化的幻想和想象、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内容、集体口头性以及群体意愿，这便是神话的基本内涵。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说，所谓神话，就是在人民的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

童年时光不可能留住，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当人从与自然混沌不分的状态走出来的那一天，也就是神从天上落到地上之时。于是，神话时代便为传说时代所取代。这里所谓传说，特指处于神话与历史中间带有过渡性质的一个环节，为区别于后代不断出现的各种民间传说，也可以“古老传说”相称谓。这些古老传说同样来自口头创作，同样叙述离奇超凡的人物和故事，但较神话已大大人间化、世俗化。在神话中，人被赋予神的特征和力量，在传说中，神却更具备人的情感和行径；神话常常离奇怪诞得不可思议，传说则给这种不可

思议以合乎人之常情的叙述和解释；神话中的主角是自然神灵或自然力的化身以及整体人力的化身，传说则侧重叙述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因此，尽管古老传说常常脱胎于原始神话，尽管有的故事不免混合着神话和传说的双重成分，二者还是有着人类发展不同阶段认识思维水平程度的高低之分，产生的早晚之分，由此便界定了神话与传说的联系与区别。

神话传说时代对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已越来越成为遥远的过去，那个时代所留下的这批精神财富却反方向地使人们对它的兴趣与日俱增，以至于现代科学和理性迅猛发展的 20 世纪竟被称为是神话复兴的世纪！时至今日当然已无人再相信那些石破天惊、呼风唤雨的离奇故事是真有其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欣赏、去发现、去研究，就像在那个世界每日升起的太阳都是新一轮，这些古老而遥远的神话传说似乎也咀嚼不尽，亘古常新。它们何以会有如此永久的魅力？当今时代为什么重又刮起素朴原始之风？

马克思在谈到希腊早期艺术时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他指出：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是的，远古神话传说的确幼稚、朴拙甚至荒诞，我们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怎么会是泥土所捏？高悬中天的日轮又怎么可能被

箭矢射中？一位巨人的尸身无论如何也难以化为广邈的宇宙万物，无知无觉的风雨雷电又岂能化为神灵演出人间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冲突鏖战？然而，荒唐与离奇来自幼稚与无知，而不出于虚假与造作，毕竟他们才刚刚脱离动物界，在其主观意识中，还没有把自身与自然界明确区分开来，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有机界与无机界的不同，也不懂所谓高级动物（人）与低级动物的区别。外部自然界，作为人类必须打交道因而必然要去思考认知的对象，还基本上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而“人在无知中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维柯《新科学》第82、83页），这样，由自身的有知有觉而推想自然外物的有知有觉，进而演绎出种种生气贯通的举动和故事，便几乎成了原始思维的一种定势。这里面随处可见幼稚的错位，但那种瞪大好奇的双眼要了解这陌生世界一切的强烈求知欲望、那种努力去猜测推想以求达到解释一切的莽撞而认真的劲头以及那种恨不得要吞并整个宇宙的初生牛犊之气，不正是他们的可爱与可贵之处吗？就像我们在步入成年后的种种烦恼所困扰时会不时追忆孩提的梦幻，这些神话与传说正因其摄下了人类童年的追求与希冀、天真与无邪而成为一种永久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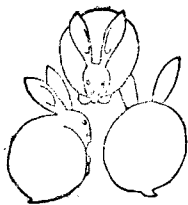
这些神话与传说又是天然富于艺术意味的准文学创作。人类最初的思维尚不可能进入抽象阶段，原始先民都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黑格尔语），他们的思维生来便是形象化的思维，“为了表示‘硬的’，他们说像石头一样，表示‘长的’就说大腿，‘圆的’就说像月亮，像球”（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64页）；而他们那种把自然看作

“一种和人相类似的生物”(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的思维定式,又使其思维必然具有拟人化的特点,自然被人化,人又被神化(自然化),太阳运行是羲和驾驭,天声隆隆是雷公击鼓,巨人夸父能甩开大步追上日影,夏启可登上九天得到美妙的《九歌》、《九韶》之乐,山有神,水有灵,花有情,木有知,这种充满形象和想象的神话本身,就孕含着美妙的诗情画意,所以黑格尔说,“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美学》第二卷第18页),维柯也说,“诗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因为他们生而就有这些感官和想象力”,“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崇高的诗人”(《新科学》第162页)。就这些神话的创造者本身而言,自然不是为了表述生动而有意运用的表现手法,而是建立在当时认识水平基础上“真实”的想象问题,是他们认识世界特有的也是必然的思维方法,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具体、新鲜、神奇、充满美妙幻想与想象的艺术天地,它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美的享受与震撼!

这些神话与传说更是整个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胚胎与摇篮。它们是人类精神生产尚未明确分工之前一切精神产品的总和,未来社会分工之后的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民俗乃至自然科学等种种学科都会在这里找到萌芽和源头。这各个方面不管后来怎样发展与变化,它都会作为一种原型、一种基本元素或内核在其中时隐时现;它的结构与特点,往往规定了未来的发展轨迹与方向,决定了自身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分化与区别。这确是一座采掘不尽的文化金矿!

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宝库中都有哪些著名的神话与传说?它们反映了怎样的时代与生活?有着哪些特点与价值?体现

了怎样的民族精神与气质？……让我们一起到这个迷人的童话世界去遨游一番，你所获得的将不仅是带着惊叹号的美的享受，你还将得到更多的启迪。这便是本书想与你共同探讨的基本话题。



一、中国神话概述

上古神话传说是一种集体口头创作，在它产生与盛行的时代一直都是凭着听说讲诵代代相传，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有所增益演化，愈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同时也发生裂变、置换和错移，直到文明时代书面文字出现并广泛应用之后，才被记录、整理。这样，实际上有原生神话传说和被记录整理的神话传说两个部分。我们所能接触的只能是后者而非前者。就一般规律而言，人类都必然要经历它的童年时代，也就必然会有一个神话传说广泛流传的阶段，这乃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现象，因此，不同民族地域的原生神话传说可以有风格特点的不同，在有无多寡方面则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它们是否都被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却要受到后代历史文化条件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以至于形成不同民族神话传说材料方面极大的差异。

就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发祥地比较而言，古希腊民族在神话传说保存的丰富、完整与系统方面，的确堪称佼佼者。其中仅一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长达48卷几近28000行，记载加工了古希腊丰富的神话传说，并以主神宙斯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神界体系，构成了一系列错综复杂而又体系严密的神际关系，结构了一个个富于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故事。他如巴比伦、印度等，其神话传说的丰富系统程度虽不及希腊，但也都保留了自己民族自成系统的大量神话传说材料和专著，巴比伦有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和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印度有《吠陀经》和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相比之下，我国现存神话传说则过于零散多元，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体系，而且极少富于戏剧性和故事性，大多只是些名称、线索和梗概。显然无法与其他民族尤其是古希腊相媲美，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然而，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天生缺乏想象能力？如前所述，神话传说对于初期人类来说，并非天赋而是必然，“少玄想”之说逻辑上既讲不通，事实上也并非如此，许多零碎的片断现在虽很难再拼接起来，却能透露出在我国上古时代确曾流传过绝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的十分丰富的神话与传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零散、简括、不成体系的状况呢？

首先，我国古代没有记录神话传说的专书，现存神话传说都是被后代各种著作在偶然的情况下附带保存下来，其中保存上古神话传说资料较多的著作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淮南子》等，其目的也都不在神话传说本身。《山海经》作为“古之巫书”（鲁迅语），即专门从事宗教巫术活动的神职人员所使用的书，是我国先秦时代唯一一部集中“语怪”的奇书，内容

驳杂离奇，其中也不乏有一定故事线索的神话传说，确是我国记录神话传说最原始也最丰富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山海经》的作者及时代均不详，今人考证基本上成书于战国时代，个别篇延至汉代初年，故笔者以先秦典籍目之。）可惜其体例并非以叙述神话故事为主要内容，倒极像是巫者的备忘录，以山经、海经等地域为主线记录怪物异闻，附带传说，如著名的“夸父追日”神话是在“大荒北经”中记载名曰“成都载天”的一座大山上的怪物时顺便提及的，“精卫填海”神话则又是在“北山经”中提到“发鸠之山”上的怪鸟时简单交待的，这样，原本很可能有一定来龙去脉的神话系统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且只留下了梗概，大量具体细节恐怕只留在巫者自己的记忆中了。相对来说，《楚辞·天问》涉及的是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自然现象直到古史传说一系列远古人类思考的带有相当神话传说色彩的种种问题，确有一定神话传说的脉络可寻，但这又是一篇全以提问组篇的奇文，只问不答，结果只是保留了一些神话线索，由此我们只能知道我国上古时代确曾有过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具体内容则已不能详知。至于《淮南子》，是西汉时期一部结构庞大的论说性著作，所保存的神话传说资料只是在论述过程中根据问题的需要附带提及，其中固然不乏像“女娲补天”、“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著名的神话传说片断，但就神话传说的完整系统而言，更是无从说起。很显然，我国上古神话传说缺少专门记录整理这个环节，只能是零散、多元、简括，不成系统。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我国没有记录整理神话传说的专书出现？

本来，随着人类不断成熟，神话会自然消失，这也是历史

的必然。神话一旦开始被怀疑,进而被合理分析与解释,也就意味着人类童年时代的结束和理性程度的提高。然而我国这种理性化过程,从周朝取代殷商之后,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却走了一条十分特殊的道路,这就是在神话传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就过早地开始了神话历史化的过程,即不是在保存神话原貌的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分析解释,而是直接对神话加以改动,去掉怪诞不经的内容,重新编排组合,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历史传说系列,诸如黄帝、尧、舜、禹等本来是想象中人兽合体的天际大神,却都被转变成历史上至善至美的、实实在在的人间帝王,这些天神们的行迹,也随之演绎为历史事件;而著名的太阳神羲和,在《尚书·尧典》中竟成了帝尧宫廷内充任四时历法方面的主管羲氏和氏,更可知到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神话历史化已十分彻底,整整一大批天神地祇“化”成了历史人物。殷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是我们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本应是上古神话传说被加工整理的黄金时代,而其原始材料却已在历史化洗劫之后被肢解得残破不全,也就难以再出现完整系统记述神话传说的典籍著作。试想在大禹已被作为夏代帝王之后,以这些天神为列祖列宗的后代帝王怎么还会允许有神禹化为黄熊的著述并存呢?今本《淮南子》莫明其妙地不见了这段记述,便透露了个中消息(《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曾引过《淮南子》中关于禹治洪水期间变成熊打通辕辕山的神话传说,但今本《淮南子》无此记述,可知被删掉了)。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对神话同样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儒家的宗旨是不语怪、力、乱、神,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见到神怪材料,如有涉及,也是给以合乎人伦的曲意解说。其中

“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和“夔一足”的典故就十分典型：

宰我问孔子：“昔者予闻诸劳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忘（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篇》）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尧曰：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黄帝在神话系列的一支中乃是能呼风唤雨、役使鬼神的至上天神，说他有四张脸，能活三百年，实在并不为怪。孔子视黄帝为人间帝王的理想化身，自然要排斥不合常理的怪诞说法，只好勉为其难，强为之解，其解说不能说不巧妙，但其牵强生硬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夔，在《山海经》中确是“状如牛”的一足怪兽，孔子来了个标点后移，近乎一次文字游戏，神话中的夔却因此彻底脱胎换骨，成了帝尧宫中赫赫有名的大乐官。这实在是上古神话的不幸。

道家似乎并不讨厌怪诞神异之说，甚至还大讲特讲，不遗余力。《庄子》一书即是如此。但《庄子》对神话的态度是随意玩弄，改头换面，以便在怪异中隐喻玄理，就其实用主义地对待神话而言，与儒家并无二致。其中“倏忽凿混沌”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

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里确有一点神话的影子，《山海经》中就有“浑沌无面目”之语。大概上古时代确曾流传过浑沌的神话。据后代文献的记载，这浑沌很可能与天地开辟神话有关。然而庄子在此并无意于讲什么天地开辟的神话故事，而是要宣扬他弃圣绝智的哲学主张，于是仅根据“浑沌无面目”这样一点神话材料，便演绎出帝倏帝忽（象征时间推移）为浑沌凿七窍以至于弄死浑沌的故事，意在说明只有浑浑沌沌的原始素朴状态才是至境，一旦打开视听，发展文明，人类便要遭殃。这种带有浓厚哲理思辨意味的神怪故事已远远超出了神话的范围，而显然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寓言了。可知神话在道家那里同样不可能获得完整系统的记录与保存，同样遭到了被随意篡夺的噩运与劫难。

很显然，我们今天所能接触到的神话与传说，已是浩如烟海的原生神话中劫后余生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幸赖各种典籍的零星保存，积水成河，这些神话传说无论就其数量、涉及的内容还是想象的程度，都还是相当可观的。只是由于它们当年传播的地域幅员广大、口头流传极富变易性以及散见于不同时代的各类书籍未经统一的加工整理，便难免出现纷乱矛盾的复杂情况。这里帝俊生十日与十二明月，似乎主宰宇宙，那里黄帝又成了统领万物的百神之长；女娲明明化生万物，创始人类，后来竟又成了伏羲甚至盘古的结发妻子；帝俊、帝喾、帝舜似乎是一神的不同称谓，他们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在传说中帝喾是帝尧的父亲，帝舜又是帝尧的女婿……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那么，要系统掌握

我国上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就必须对这些头绪繁多、零散多元的材料加以集中与梳理。

首先便是要充分占有材料。当然应以先秦时代的材料为基本依据,但也决不放过秦汉以后可以利用的种种异闻。因为上古神话在口头流传过程中除了被记载的之外还会有各种说法流传于民间或未开化地区,后代书籍记载的不一定不是原始材料,或者其中必有原始材料的蛛丝马迹。盘古的故事虽始见于三国,却可视为上古的开辟神话自不必说,即如汉代《孝子传》中关于舜乃凤凰鸟化身的说法恐怕其创始亦应早于先秦时代尧舜禅让的种种传说。只是对后代记述取材应严,并要有所分析与鉴别。

其次是必须重新归纳、组合与编排。具体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归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有的按不同的神话人物,袁珂《中国神话与传说》中“黄炎篇”、“尧舜篇”、“羿禹篇”即是;有的则按著名的神话故事和神话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方面,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中“人与大自然竞争高下”、“弓箭与射手的颂歌”、“鲧禹平治洪水”等即是。本书则试图基本按照神话所折射的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的逻辑顺序理出一条神话演化序列,即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人类再生、英雄时代的超人到主神的出现与神界的对立,直至传说中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神话折射的时代顺序与神话产生的序列大致相符,主神观念的出现只能是在氏族部落联盟首领出现之后,有时又不尽然,人类有关天地开辟等宇宙问题的思考便很难说是最初的神话,照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序只能把它放在首位。另外,有时符合了社会发展和神话产生的逻辑顺序又往往破坏了神话本身的系统性,夸父、神羿这些巨人、超人理应出现在

我国上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就必须对这些头绪繁多、零散多元的材料加以集中与梳理。

首先便是要充分占有材料。当然应以先秦时代的材料为基本依据，但也决不放过秦汉以后可以利用的种种异闻。因为上古神话在口头流传过程中除了被记载的之外还会有各种说法流传于民间或未开化地区，后代书籍记载的不一定不是原始材料，或者其中必有原始材料的蛛丝马迹。盘古的故事虽始见于三国，却可视为上古的开辟神话自不必说，即如汉代《孝子传》中关于舜乃凤凰鸟化身的说法恐怕其创始亦应早于先秦时代尧舜禅让的种种传说。只是对后代记述取材应严，并要有所分析与鉴别。

其次是必须重新归纳、组合与编排。具体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归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如有的按不同的神话人物，袁珂《中国神话与传说》中“黄炎篇”、“尧舜篇”、“羿禹篇”即是；有的则按著名的神话故事和神话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方面，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中“人与大自然竞争高下”、“弓箭与射手的颂歌”、“鲧禹平治洪水”等即是。本书则试图基本按照神话所折射的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的逻辑顺序理出一条神话演化序列，即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人类再生、英雄时代的超人到主神的出现与神界的对立，直至传说中的历史时期。一般说来，神话折射的时代顺序与神话产生的序列大致相符，主神观念的出现只能是在氏族部落联盟首领出现之后，有时又不尽然，人类有关天地开辟等宇宙问题的思考便很难说是最初的神话，照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序只能把它放在首位。另外，有时符合了社会发展和神话产生的逻辑顺序又往往破坏了神话本身的系统性，夸父、神羿这些巨人、超人理应出现在